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小 月光



白山出版社

黑土地军事文学丛书·散文卷

李黎 著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小月光

白山出版社

黑土地军事文学丛书·散文卷

李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月光/李黎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10. 11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黑土地军事文学丛书·散文卷)
ISBN 978-7-80687-731-9

I. ①小…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0728 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88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选题策划: 邢志有 董志新

主 编: 胡世宗

责任编辑: 韩 光

装帧设计: 王 婷

责任校对: 方存海

印 刷: 沈阳新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 × 210

印 张: 5.3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7-731-9

定 价: 200.00 元 (全套 10 册)

让精神火炬照亮战友的心灵

——序“黑土地军事文学丛书·散文卷”

胡世宗

我们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道路，有艰难曲折，有平坦壮阔，其丰功伟绩和卓越的成就已经如诗如歌地刻写在了伟大中华民族英勇前行的史册上。

为迎接党90岁诞辰这样一个喜庆日子的到来，白山出版社从上到下倾全力编辑出版这样一套出自沈阳军区官兵之手的黑土地军事文学系列丛书，作为党的儿女向自己亲爱的母亲生日敬献的厚礼。这是一件非常及时又是非常有深远意义的作为。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这套丛书的散文卷，共10本。10位作者均为活跃在沈阳战区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中坚骨干。他们有的身担要职，不辍笔耕；有的效力于各级机关，余暇挥毫；有的左手写新闻报道，右手写文学作品，双手并用……这10个人各有所长，这10本书各具异彩，聪明的读者会在读他们的作品中读出各自的主旨努力和风格取向。

描绘北国军营的生活景象，抒发在这片黑土地上生活和战斗的官兵们的深挚情感，是这套丛书散文卷的主旋律。我们从贾凤山的《梦萦老爷岭》，读到了那个魂牵梦绕的境界，读到了边防军人博大的胸

襟和虔诚的奉献；我们从焦凡洪的《军装的语言》，读懂了军装为什么是“亮丽的军人名片”，为什么是“浸染着军人情感和记载着军人成长的大书”；我们从张春启的《老兵》，读出了告别军旅，老兵依然是一个兵，即使脱掉了军衣，他们依然迈着正步向前进；李国选的《那幅年画》，让我们领悟了几代人对“精忠报国”这一古老传承的朴素诠释和默默兑现的承诺；于利华的《永远的五连》，从对一个在茫茫科尔沁草原上撤销了的连队的怀念，隐隐透视出世界格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韩光的《月光如水》，让我们看到了作者一颗宛如月光一样清洁、明亮、向上的心灵，刘洪林的《簸箩柳》，李黎的《挥散不去的记忆》，李能的《风抚的时节》，均向我们展现了有独特体验和记忆的人间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情愫。

这套散文卷的作品，会让无论是军内还是军外的读者感受到一种平实和亲切。这些作者都是在北国军营里成长起来的，他们熟悉这片黑土地，熟悉这片黑土地上的军营生活和军人情怀，所以这些作品没有干涩和枯燥的说教，有的只是灵性、悟性和对火热生活的敏锐的感应。这些作品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景下创作丰收的果实，它融进了作者对大时代的感恩之心和辛勤的汗水，它会让我们站在一片精神和思想的高地，回顾往昔并展望未来。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作者们打造了一个请党检阅的平台，也是回报党的培养的一次难得的机缘。作者们诚恳地希望通过自己闪烁着美和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为广大战友提供受他们喜爱的、对他们身心健康有益的丰富的精神食粮，不仅让他们在阅读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知识视野的扩大，同时也从这些散文作品中获得美的愉悦、美的欣赏和美的陶冶，并为军队和民族的文化遗产，留下自己的尽管是微小的但却是不可磨灭的脚印！

2011年1月1日于沈阳

目 录

第一辑 集结号

〇〇一·序(胡世宗)

- 〇五二·挥散不去的记忆
- 〇四九·梦里听泉也寂寞
- 〇四四·兄弟
- 〇三八·书的梦
- 〇二〇·走，到边防去
- 〇一三·大地上
- 〇〇三·十八岁，当兵到部队

一二〇·石榴

一一七·清明

一〇七·人生若只如初见

〇九二·你是世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〇八三·我们多么热爱生活

第三辑 幸福杯

〇七八·池塘

〇七六·放学路上

〇七四·玩具

〇七〇·废园

〇五九·小月光

第二辑 小月光

一五三·后记

一四六·植物的印象

一四一·冬天的况味

一三八·茄子还在

一三五·剃头

一三〇·看电视

一二八·火车的梦

一二五·萝卜白菜

第四辑 杂瓣糖

【第一辑 集结号】



十八岁，当兵到部队

师必达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许瞳瞳的来信。许瞳瞳在信上说，她分配到了教导队二连。师必达心里十分焦急，他听说教导队最近又在抽人，马上跑到指导员那里去问个究竟。

连部的门开着，他一眼望见指导员正在伏案写什么，他吞了一口唾沫，响亮地说：“报告！”指导员说：“进来。”

师必达轻轻把门掩好，规矩地坐在靠墙的板凳上。指导员抬起头，冲着他微笑：“小鬼，你又来了，真的那么想去教导队？”指导员年纪不大，也就二十几岁的样子，却喜欢对每个新兵叫小鬼。

师必达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越快越好！”

指导员说：“教导队训练可严着呢，生活条件比我们汽车营艰苦多了。”

师必达说：“我就是想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话没有说完，门忽然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军官，瘦高个子，肩上披了件棉大衣，头戴一顶利整的栽绒棉军帽。师必达认得这种军帽，不是标准的配发版，他们配发的帽子被老兵戏为“狗尿臊”，虽然保暖，但样子很难看。一般中高级干部才戴栽绒军帽。师必达立即站起身，向这个胡子拉碴，风尘仆仆的军官行礼：“首长好！”

军官看了眼站得溜直的师必达，说：“你带的兵？”

“是的。”指导员也站起来说：“您请坐！”

军官不客气地坐在指导员的皮椅子上，坐下的时候，肩膀一耸，棉大衣搭在椅背上，肩头露出两杠一星，是位少校。师必达吸了吸鼻子，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官。

少校抿了一口指导员递过来的茶水，问：“我要的兵找得怎么样了？”

指导员说：“分部党委的意见，您已经知道了……这次调整到教导队的兵都是沈阳籍的，来自大城市，素质比较高……”

少校说：“我可不管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我只要嗷嗷叫的兵。”

师必达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他一看到指导员给这人让座、递茶就意识他是个首长，再一听他们的谈话，又意识到他是来要兵的。

师必达忍不住插嘴：“首长不是要人吗？”

指导员对少校说：“先把这个兵给你吧，是个机灵鬼。”

少校打量了师必达一下说：“城里兵……怕身体抗不住吧？”

师必达说：“别看我瘦，力气可大呢！单杠一练习我一气能做三十个！”

少校和指导员相视而笑，他问：“你愿意到教导队去？我们那儿管得可严呢！到时候你可别受不了哭鼻子。”

师必达高兴地跳起来说：“到教导队去，那太好了！”他想这一下可以和许瞳瞳分到一起了。可是，当他听到少校说：“咱们一连虽然条件艰苦点，可训出来的兵都是响当当的标兵。”他就愣住了。许瞳瞳可是在二连啊。

“首长，不是去二连吗？”

“小鬼，想什么呢！”指导员拍了下师必达的脑袋，“二连是女兵连，我还想去呢！”

“那，一连和二连是不是在一块？”师必达有点着急。

“远着呢！”少校眯起眼睛，饶有兴致地盯着师必达。“一连在
西阳，二连在北镇，后悔了吧？”

“不，不后悔……”师必达欲哭无泪。

指导员趁机说：“这个兵好，真正的高中毕业，又是团员，我本
来是要把他安排在连部的。”

少校板着脸说：“浅水沟子里能养龙吗？”他朝师必达展开笑
脸，说：“是个高中生，又是个团员，好吧，这样的兵就该送到我们
那儿训……你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吃苦！”

师必达咬咬牙说：“越苦越好！”

师必达坐着少校的小汽车，穿山越岭，傍晚时分来到了西阳，在
路上他知道了这位少校就是西阳教导队的章教导员。

这儿除了一幢孤零零的四层老式营房，就只有连绵不绝的大雪
山。师必达以为楼里一定还有很多战友，可是偌大的一幢楼里只有十
来个看房子的兵。

章教导员看出了他的心事，笑着说：“我们这个教导队虽然是营
级编制，但不训新兵的时候，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别看我们只有十几
个人，可一样坚持一日生活制度，照常学习训练。你是第一个过来的
新兵，过几天还会有大批新兵到达，那时就热闹了。”

章教导员笑对迎接他们的一个青年军官说：“我们有了一个小秀
才了。”他又转过来向师必达介绍那个军官，“这位是曹营长。”曹
营长热情的向师必达伸出左手来，他军装的右袖口空空如也，师必达
小心的伸出手，同营长握在一起。

曹营长圆脸，眉清目秀，消瘦的身材显出一丝文气，他问师必
达：“教导员在电话里提到过你，听说你爱写东西？”

“报告首长，平时写一些。”

“发表过吗？”

“在市报上发表过。”

“哦，大城市的报纸，层次很高啊。我们这里有你的用武之地呢！”

师必达心里暖暖的，说：“报告首长，让我干啥都行！”

曹营长笑着说：“今天先休息。”

第二天，吃过早饭，师必达就跑去营部报到，问：“今天干啥？”

曹营长用询问的眼光看着章教导员，章教导员想了一下说：“你先上山打柴吧。”

师必达愣了一下。他昨天虽说了“干啥都行”，却没想到叫他上山打柴——难道这也算是战士干的工作吗？

章教导员向师必达解释：“过几天大批新兵就要住进来了，人又多，烧火吃饭就是个问题，小灶改成大灶，柴禾就不够烧了，炊事班人手不够，你去给他们帮帮忙。”

师必达听明白了，他响亮的答：“是！”

学校里没有教过“打柴”这门功课，师必达在汽车营时也没有学过。他背着几捆麻绳，跟在炊事班长身后，深一脚浅一脚的上山。山上白雪皑皑，连条路都没有，师必达只能踩着班长留下的脚印往前走。

班长是个老兵，人虽然生得矮矮胖胖，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他边走边跟师必达介绍说：“我们朝南坡走，南面的山坡日照足，积雪留不住，容易找到可用的柴禾，而且柴禾比较干燥，烧起来火很旺。再有，松枝最好，因为枝条内含有松脂，次之就是柳枝、榆枝，别看榛柴棵子是灌木，是很易烧的柴禾，看到了就不要放过。有的山坡上被老百姓开了田地，田里有现成的玉米秆、高粱秸，但我们不能拿，因为那是老百姓的东西，你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吧？”

老班长大声唱起歌来，歌声在群山中回应，好像有一整支部队在唱歌。

师必达心里暗暗赞叹：“别看他其貌不扬，知道的东西可真不少。要不怎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呢。”

师必达干了几天，慢慢得心应手了，他自己还上山打过几回柴，他学会了辨认各种植物，学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靶归来》好几首歌。没人的时候，他就大声吼歌：“十八岁，十八岁，当兵到部队，红红的领花映着我，开花的年华……”林子里的鸟都跟着他一起唱，有时，风把树上的积雪吹下来，一下子掉进他的脖子里，歌声就中断了。

等到炊事班的后院垒起高高的一垛柴禾，大批的新兵到达了。

教导队一下子热闹起来。黄昏时分，有七八辆解放车驶进营区。一队队穿着作训服、背着背包的毛头小伙子接连不断从车厢里跳出来，他们扶住歪到一边的“狗尿臊”，新奇的四处张望，师必达从那些新兵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刚来时的表情，他想真有意思，才几天的时间自己的心态就和那些人不一样了呢。

他站在欢迎新兵的老兵队伍里。师必达很惊讶，那些平常懒塌塌的老兵，现在全都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的站成一列，身上全都带着股牛气。他们不就是几个看房子的老兵么，怎么现在都像重出江湖的侠客了？

师必达在队伍里跑来跑去，负责引领新兵到各自的宿舍。有新兵班长班长短的叫他，他有些不好意思，说：“别叫我班长，我和你们一样，也是个新兵。”

师必达被分配到一班，和战友们一起训练一起生活，他觉得心里很踏实。训练很累，晚上睡得倒挺香。营长和教导员轮流值夜班，会帮他掖好散开的被子。

他的队列动作和器械训练都不错，唯一不行的就是五公里越野，总是差那么一分半，令他十分苦恼。

有一天训练结束，教导员找到师必达，两个人围着操场边走边说话。

教导员说：“师必达，事必达，凡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多好的名字呀。”

“可是，我的五公里一直没办法达标，其他的训练课目都还有个动作要领可以掌握，我跑步一向不行，跑不动就是跑不动。”师必达很沮丧。

“哦，那你认为是身体素质的原因喽？”

“是啊，我的腿不擅长跑步……”

“那好……”教导员解开军装的钮扣。“我陪你跑一趟五公里，看看你到底能不能达标。”

教导员和师必达围着操场跑起来。教导员最先跑到终点，师必达紧随其后。教导员掐住表，喘着气说：“就差一分钟，跑的不错么！”

“差一点也不达标，我的腿就是不行。”师必达说。

“你觉得再差还能比我的腿差吗？”教导员挽起左腿的裤管，一截假肢露了出来。师必达呆住了。

“我这样的腿都能跑进及格线，相信你也行！”教导员笑着说。

“教导员，你的腿……”师必达忍不住问。

“抗洪……腿被不知名的虫子咬了一口，当时没在意，整天泡在脏水里，后来就感染了……”教导员轻轻弹掉裤腿上的积雪，披上军装。

“那营长他……”

“他的故事以后再跟你讲。”教导员系好最后一枚钮扣，拍拍师必达的肩膀说：“前些天你帮炊事班打柴，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好，我

想再交给你一个任务。”

师必达一听来了精神，问：“什么任务？”

“最近连队信件比较多，我们需要一个细心的通信员收发信件，我和营长商量过了，觉得你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行！”

“不过，这项工作有一点点难度，你能完成吗？”教导员抿嘴笑起来。

师必达没有想到，是让他跑着去取信。从教导队到山下的镇邮局，有40多里地，来回就是80多里。他天天跑，帮助战友们送信取信，有时山外还有邮包寄来，他只好抱着沉甸甸的邮包往回跑。乡村的道路本来就坑坑洼洼，再加上积雪，数九寒天的日子里竟跑得浑身是汗。镇上的人们都为这个每天跑着取信的小战士感到惊奇，发出感叹：“这小伙子可真能跑啊！”

师必达开始撵着牛车跑，到后来都能追上三轮小皮卡了。运动量大了，胃口就特别好，一顿能吃下六个大馒头。

他给许瞳瞳写信说：“不再失眠了，训练是最好的安眠药，也不再拉肚子，有时来不及烧水，就对准水龙头喝上几口，这是山里的泉水，又凉又甜……另外，我的五公里终于达标了……”本来他在信的结尾写了“一切都好，就是有些想你。”这句话，想想又删掉了。

“让我们共同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最后换上了这句话。

有一次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曹营长和章教导员坐在主席台上，交替讲话。

营长说：“我们这些新兵里，有的人很老实，但傻头傻脑不机灵，他就听不懂号令；有的人很机灵，但鬼头鬼脑，总想着逃避训练，不老实。我们需要的是既老实，又机灵的士兵，这样将来在战场上，才能既做到令行禁止，又能够灵活机动地完成任务……”

教导员接着说：“从目前的训练情况看，我觉得有这么几名同志